

崖州乡贤何秉礼

非官非宦 门庭若市

无心官场 教书为乐

何秉礼，字竹筠，道光壬辰年（1832年）出生在崖州州城起晨坊（今属三亚市崖州区东村委会）的一个书香门第，从高祖一辈开始，不乏贡生、庠生和太学生。

“公石麟应象，玉燕徵祥，早谢椿萱，先枯葛藟，燃藜照字，削竹抄书，笔非树而生花，心无机而织锦。年方弱冠，许学使取补弟子员。续之文学，江右知名；叔开秀才，洛中驰誉。蛟龙得雨，鹰隼乘风。次科，吴学使异等食饩，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”举人吉大文在《皇清敕授修职郎尽先前补用教谕癸酉科拔贡文正何公墓志铭》这般写道。

何秉礼的六世孙何擎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其高祖在家中排行老三，十三岁时父亲何文韬和母亲双双病故，不久后兄嫂也去世；但他发奋读书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为当时视察崖州的学官所赏识，二十岁时被选为州学生员，后来还得以享受包吃包住的“公费”教育待遇。

何秉礼热心乡土文化教育事业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何秉礼四十岁时，与本州士绅耆老吉大文、林祥士、孟儒定、韦庆冕、卢景哲等人，牵头捐款重修崖州学宫，并将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建于学宫后方的“尊经阁”，移到前方的“文明门”上。

也就在1872年，何秉礼被择优报送北京，次年考中同治癸酉科（1873年）拔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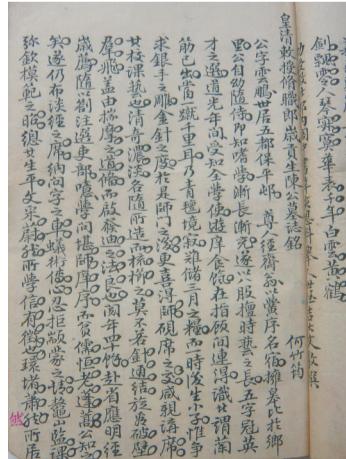
清代，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朝廷，参加朝考合格的，称为“拔贡”。最初，拔贡为每六年选拔一次，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开始改为每十二年一次，且是在“酉年”。名额是每个府学二名，州学、县学各一名。就此而言，拔贡是清朝岁贡、恩贡、副贡、优贡、例贡等各类贡生中，耗时最为漫长、考取难度最大的一类。

何秉礼成为拔贡后，被授予教谕一职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奉文回广东听候委用。但他无心当官，而是在家里以教书为乐。此事传出去后，崖州鳌山书院便聘请何秉礼为掌教，一时之间，当地的读书人都投奔到他门下。

以柔克刚 平黎先生

据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，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崖州东部和西部皆有黎族同胞起义，但在官方笔下，却是“叛乱”，一般都采取“征剿”的手段，颇为残忍，激化了官民之间的矛盾。

何秉礼居乡执教期间，正值崖乡的那段动荡岁月，比他年长三岁的举人吉大文参与了官方的平乱行动，并留下了一些记录文字，见诸何氏的墓志铭——



何秉礼为别人撰写的墓志铭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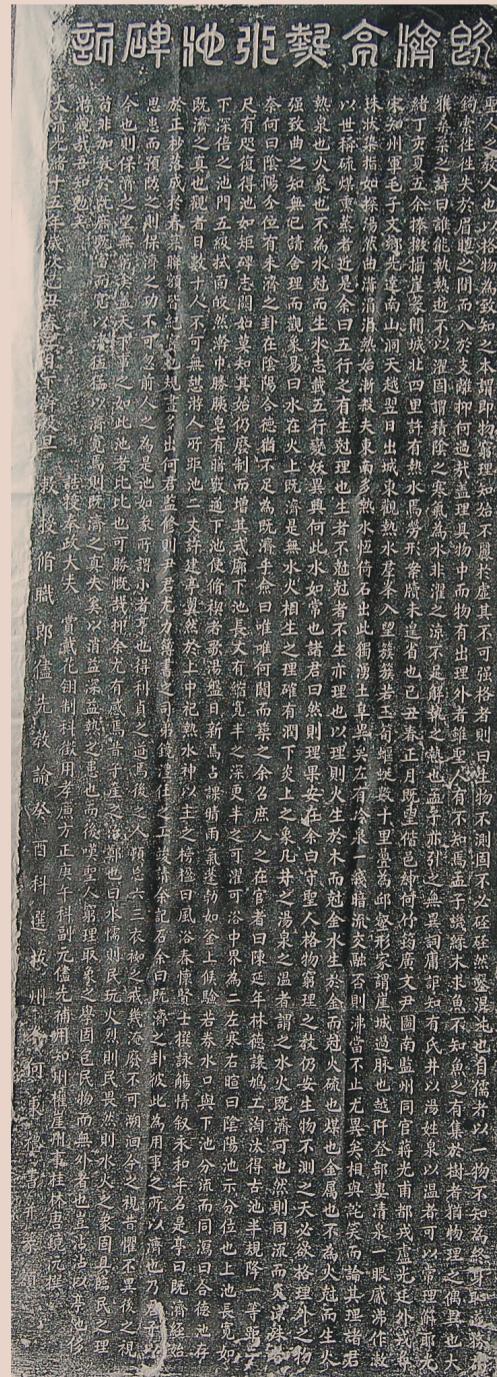
何擎国 供图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晚清光绪庚子年（1900年），崖州官方延请当地举人张雋、拔贡邢定纶、岁贡赵以濂为主笔，开局重修《崖州志》。此前，上一年到任的知州钟元棣寻找旧版《崖州志》时，在已故乡绅何秉礼（1832—1892）家里发现了手抄的校本，于是借来阅读，才知道之前有过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的版本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又有所增辑，可惜志书太简略，而且已经相隔100余年。

钟元棣在《重修<崖州志>序》中说，崖州举人吉大文、崖州前任知州唐镜沅曾有意重修，可惜巨资难筹，一度中止，于是，他本人到任次年，便带头捐款，当地士绅也纷纷响应，筹够款项。

旧版《崖州志》的收藏者何秉礼，是一位有故事的人，是一名不想当官的拔贡。



何秉礼亲笔书写并篆额的《既济亭热水池碑记》。

何擎国 供图

“至于东黎肆毒，南徼称兵，总戎之调度无方，统领之进剿不克。弩弓

挂月，近逼军营，铜鼓喧雷，遥飞羽檄，跳梁势急，出塞才难。刘观察许以驺从，赏之金帛，推为陆贾，倚若终军。公尽却兵戎，不张旗帜。”在吉大文笔下，何秉礼以一介书生，不动刀枪，深入黎峒，晓以利害，不是以暴制暴，而是以柔克刚，平息了动乱，使得崖州地区得以安宁，其功不可谓不大。

《崖州志》何秉礼的传略中也称他：“东西黎乱，剿抚机宜，多所赞画。”

由于平黎有功，何秉礼被保举五品官衔，分发教谕，但他没有赴任，不久便病故了。

君子轻利 贵不骄人

有道是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在《崖州志》的“人物志”里，何秉礼的传记不是录在“儒林”或“文苑”，而是在“笃行”之中，足见其德行昭彰，盖过文名。

早在他荣登“拔萃之科”，赶赴礼部参加朝廷考试之时，有位朋友交给他五百两银子，托他到礼部“查办事件”。何秉礼按朋友的要求办完事后，却未花分文，将银两悉数交还友人。

由于何秉礼处事得体，因此向来为上级官员所倚重，以至于他家常常是门庭若市。

他曾配合时任知州唐镜沅，做了不少公益事业，对弘扬崖州淳朴民风，不啻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。唐镜沅莅任不久，听到明代崖州高山村进士钟芳的父母拾获巨款而等候失主，并如数归不受重谢的故事后，便重访钟氏故里，决定立碑表彰。当他选址建寮，构思《鼎建钟公还金索序》，在路边徘徊时，何秉礼忽然来到，一番深谈之后，唐恍然大悟，于是有了“夫以食贫业贱之人，非攘非夺，坐视数百金，弃之如弊履，与圣人富贵浮云之心何异哉”“安知司徒崛起吉阳，与丘海二公相鼎足”“然则不求利而利长，不求名而名显”等金句，对义行的褒扬、对报应的感慨、对名利的超越，酣畅淋漓。

唐镜沅的《既济亭热水池碑记》一文，写到光绪己丑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乍暖还寒之时，他曾与邑绅何秉礼等人一道，寻访南山风景名胜大小洞天，然后考察城东的温泉和冷泉，看到那么好的自然资源未被利用，唐镜沅倡议筑池蓄水，并主要由何秉礼规划，修了“阴阳池”“合德池”“既济亭”等设施。

唐镜沅的碑文交给擅长书法的何秉礼书写，包括楷体的正文和篆体碑额。

正月动工，三月完工，进度不慢。事毕，唐镜沅、何秉礼等人还泡了一回温泉，然后赋诗唱和一番。唐镜沅写了八首《题热水池既济亭壁》，何秉礼也做了一组和诗，光绪《崖州志》后来收录了两首，其中一首如下——

环亭风叶战潇潇，浴罢骚人韵语娇。

面铁也知寒易却，心冰惟有暖难销。

早该离坎先天蕴，默应东南瀚海潮。

静鉴须眉仍故我，清修肯或染漓浇？

不过，虽与达官贵人多所交织，何秉礼终其一生，却是清贫度日。

吉大文称：“其于乡也，居有故庐，食无兼味，德仍让齿，贵不骄人。争乞字以盈庭，独著书而闭户。膏不自润，车裘愿共于亲朋；清畏人知，菽粟求如其水火。”

何秉礼住在祖传老宅里却门庭若市，不单是因为他与州官交好，还由于他品德高且有口德，地位尊贵却不盛气凌人，有人上门求字他也来者不拒，有什么好处也愿意与亲朋好友分享。

据传，何秉礼写得一手好字，又乐于为人写字，在崖州民间留下了不少墨宝，多数以碑刻和牌匾的形式传世。园